



印 度 艷 異 記

張志澄
易西林
編著

上海長城書局發行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通過並給與審查證第六六八號

印度豔異記

張志澄 編著
易西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價 每冊大洋六角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人 陳 一 夫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

發行所 長 城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一九八號

印刷所 文 明 印 刷 所

初 版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

序

去年的夏天，汪文翰、朱煥文、白中一、孟玉芸、陳文江、馮少亭、易西林、郭正綱和我，還有汪、朱、郭三君的翻譯，和白、孟二君的隨從，一共十一個旅伴，從天津出發到滿洲里，由西伯利亞鐵道直奔莫斯科，到歐洲去遊歷。俄羅斯是一個火熱的國家，在那里我們度過了莫斯科之夏；法、瑞是嬌美的少婦童女，在那里，我們把整個的心魂在她們溫馨的懷抱裏消磨了巴黎之秋；英國是一個工商業的鐵壘，在那里，我們挨過了倫敦之冬；印度是一個大自然的境界，任何國度都同樣的表現着人是萬物之靈，操縱了這世間的一切，但在印度，却祇是把人類看作爲大自然的一部，在那里，我們過了加爾各答之春。恰巧是整整的一年，這些地方都被我們踐踏了，所有的被我們發見的美妙之處，都被我們受用得夠了。綜觀所得印象，在北歐各國的時間最短，如果我們忘却了這世界潛伏着的恐懼，我們只以

爲那是安居靜業的樂土；在南歐的時間最長，我們覺得那里到處被殘暴的虎狼盤踞着，各守着各的窠巢，一方面期待着人肉，一方面張牙舞爪的向着同類們躍躍欲門；埃及我們也去觀光過，我們只覺得那是一所荒漠而冷僻的古潭，無聲無息，在古潭上反照着淒清的冷月，令人感到身世的虛幻與孤零；最後取道印度歸來，在印度逗留了兩月之久，我們覺得那裏是青蛙的世界，披着綠色的或五彩的絲綢，終日只是機械般的跳躍着，尋找着食料，此外便是打鼓，這種打鼓正和青蛙叫那樣的單調，在他們吃飽了飯以後，便是尋求各種歡樂，在任何遊藝裏，都少不了打鼓。

除了汪、朱、郭三位，他們是負了公務而注重實業的觀察外，我們都只能算是無目標的飄浪者，我們無非是爲了到那里去看看西洋鏡，正和江北老太婆費盡了辛苦趕到上海來看看『不用人拉，不用吃草，自己會跑，自己會叫』的汽車一般。但半路上白、孟二位迷戀了巴黎，他倆（一個是他，一個是她）便留在巴黎度蜜月，忍心的和我們分散了，因此我們只落得八個人，不料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了倫敦，玩了一個半月，汪、朱、郭三位却也

變了卦，他們要到美國去參觀，說在紐約、舊金山有些親戚朋友，到那裏一定可以得到分外的快樂，因此在倫敦又少去了一半，落得我們四個孤苦的流浪者，不知向那裏開步是好。自然，他們多是富紳，可以乘着自己的高興在自己所愛戀的世界裏任意的逗留。我們呢，自然不能這樣的自在，在徬徨輾轉中祇得到瑞士去逛了十多天，便出發返國了。想到前兩位的密月生活，後三位到紐約、華盛頓的愉快，他們高興可以住上三年五年，到後來可以「榮歸」祖國，備受歡迎，心中好不羨煞人也！半途，在孟買下了船，雖則經過了蘇彝士運河、阿拉伯海到孟買祇有兩個日夜的路程，但流浪者的苦惱鎖住了心靈，覺得比兩年還悠久，我們在這樣落魄的苦惱情形之下，在印度玩了兩個月，窮人找着窮快樂，也就聊以自慰了。

在印度的印象，我們覺得比巴黎、倫敦更要深刻，倫敦、巴黎，至多不過是科學文明的世界能把機器造成人而已，而印度却有他的獨特之點，他們却能把人造成機器，造成一部純粹的造糞機器，在這裏，他們只在大自然原形的世界裏做了生物之一，在世界各國

紛紛向科學文明的路上競賽着的今日，印度確是別創了一種幽默的風格，值得我們深究，回味。故友徐志摩最愛自然，他曾時時刻刻想擺脫祖國，去做一個印度的詩人，恐怕他也是充分的具有這種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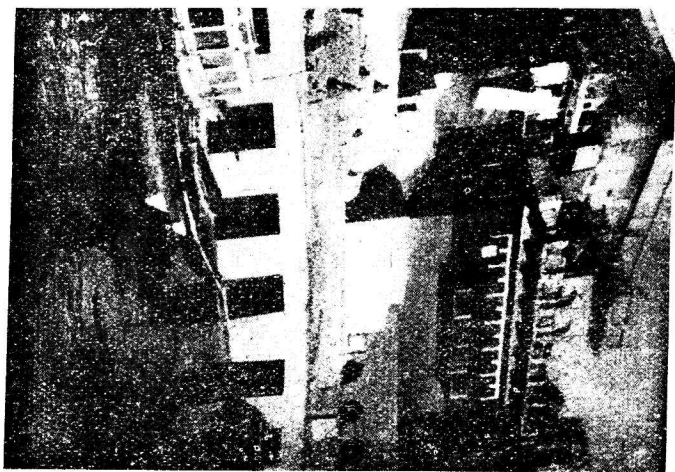
本書是把我們這次的日記，彙集起來編製而成。我們四人的日記，一共總在三百萬字以上，關於印度的記錄至少也在六十萬字左右，但是因為時間及其他種種關係，祇抽出了精彩的部份，編成這樣小小的一部遊記。

在這裏要特別謝謝孟買飯店的主人羅威斯比爾 (Rovespiere)，我們在他那里祇住了一個月零五天，他便和我們結為好友，他每天晚間總要到我們的臥室裏來問安，閒談，他供給了我們不少的印度的奇事，在他那裏又給我們看到費納摩爾 (John Finemore) 的“A Peep of India”和“Peeps at Many Lands: Home Life in India”等許多關於印度社會的著述，我們覺得這些書的記載，和我們的見聞可算全然相同，而且很廣博，但覺失之精密，因此我們以我們自己的觀察為印象，而以這些著述為參照而編制起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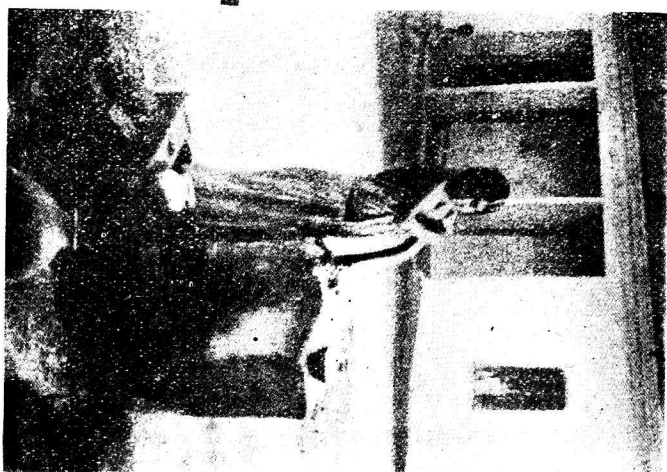
然，這部書可算是與「編譯」無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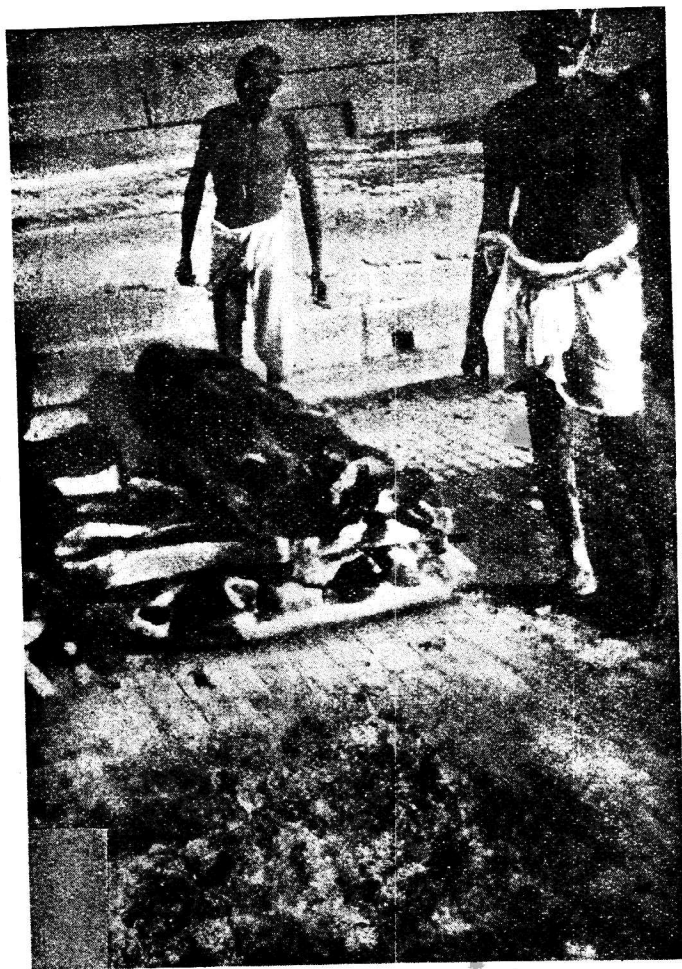
張子澄 一九三四，一〇，二五，上海。

敗那觀寡婦貞節堂之一



巴利亞（印度賤屬）一少女之裝飾





一 婦 人 之 火 葬

印度豔異記目錄

序

英雄美人	一
寶石與明珠	一五
蒙古王的宮墓	二二
塞克人的厄運	三〇
德利城的毀滅	三九
最高峯的姿態	四六
兩個不同的都會	五八
帕西人的肉	六五

亡國奴的跳躍	六九
血城	七六
美人與蛇	八一
超人	九三
牢獄二十年	一〇一
王宮逸事	一一五
種姓與人影	一二六
女性的悲哀	一三九
農人之家	一五二
在鄉村裏	一六〇
烏托邦的新教育原理	一六六
地獄人間	一七一

村戲	一八六
變戲法的人	一九七
人獸之間(一)	二〇八
人獸之間(二)	二三三
後記	一

英雄美人

在印度許多混雜的民族中，與印度民族史最有深切關係而最活躍的民族，拉其普特（Rajputs）族當推爲首屈一指的前鋒。拉其普特族在印度史上是著名善戰剛毅不屈而最光榮的民族，在過去它曾統治過恆河以上的龐大的流域，撐持了一個很長的時代。後來勢力漸漸的衰頹了下來，被他們的敵人回教徒羣衆所壓制，結果逃避到西部拉其普他那（Rajputana），這是七百多年以前的事。

戰鬥，好勝，動亂，佔領，是拉其普特族天賦特厚的天性，他們到處用戰鬥的天性應付一切，一切印度歷史上的動搖，戰爭，分裂，割據的轉變，多半是他們做了主動者，所以我們將拉其普特族的民族史總括起來看，這歷史的重心便完全是一部戰爭史。

他們是印度各種民族中最剛毅最勇敢的前鋒，他們極力的反對着英國統治者，從

各方面來破壞。但現在在印度許多民族中，他們却又擔任了英國最友善親睦的盟友，那些王族權貴，沒有一個不以英國的利益爲擁護。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澈底的看出光榮的拉其普特族前後相背馳的民氣與目前拉其普特的民族命運了。

但他們剛毅忠勇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氣魄，自然並沒有完全消滅。要是講他們祖先優美的史事和俠義的光榮，是我們所記述不盡的。一直到現在，他們雖然不能持續他們祖先果決的行動，但仍然繼承着他們祖先所遺留給他們的胸懷。他們始終是鄭重的敬仰着他們祖先的光輝，保存着他們祖先的威嚴。在拉其普特民族中無論是怎樣窮苦或流浪失所的人，他們永遠不肯敗落他們的門庭，即使他窮得不能結婚，而結果總少不了一個嗣續的子孫來繼承。騎馬，在他們民族中算是每一個男兒的本分，農工，在他們的民族中視爲最懦弱最羞恥的奴隸的生涯。

在這裏，奇託爾（Chitore）城的史事是值得我們追述而興奮的。當奇託爾城三次被圍時，拉其普特民族的堅毅勇敢在歷史上要算是最光榮而罕有的紀錄了。一直到現在，

拉其普特族在每年達到這個偉大的紀念節時，全體人民沒一個不是追想着當時的仇敵，回回教橫蠻劫掠的恐怖，在那裏憤憤的莊嚴的默誓不已。

現在我們該記述這個偉大的義事了：

那是很久很久的一個過去的時代，少年比姆希（Bhimsi）是拉其普特族奇託爾都城的王子，他有一個美麗到絕頂的王妃巴德曼妮（Padmani），這王妃的美名震撼了當時有耳目的全部的人們，因為她被許多人發見，確定了她是世界上唯一的美麗的仙子。她更有溫和的嬌質，與柔順的膩情，這些優美的天賦的麗質，和她美麗的名譽同樣的爲人們讚頌爲人間的女神。阿拉丁（Alah-u-din）原是回回教裏一個負有盛名的將軍，他在奇託爾城更是一個握有軍權的蠻橫者，巴德曼妮的美譽一傳到他的耳裏，他便爲了這個王妃的嬌容起了險惡的野心，他立誓始終要和這位美麗的王妃相見。正在他窮思極想野心勃發時，王太子比姆希恰巧在這時舖張了一個宴會，阿拉丁萬幸被列爲宴會中的賓客之一。在宴會中巴德曼妮一舉一動都醉倒了阿拉丁的心，阿拉丁險惡的陰

謀便從此開始了：

比姆希在宴會完畢後，親身護送着阿拉丁回到營寨裏，阿拉丁連忙乘此絲毫不費氣力的拘留了比姆希。他對奇託爾的城主立刻提出了要求的條件：

『這是一件萬分火急的事：請你們把那美麗得醉人的王妃巴德曼妮女神馬上送來做我的愛妻，如果你們要追回你們的太子。』

這橫逆不道的卑污的行爲，立刻傳遍了奇託爾全城，所有奇託爾的人民，沒有一個不憤怒的驚動了起來，替比姆希抱着不平。可是當時回回教的「教權」高於一切，誰也沒有鬥抗的能力，出於不得已，最後巴德曼妮祇得含羞忍辱的帶了許多侍衛，投入仇敵的營壘。

當巴德曼妮向敵人的營壘出發時，除了侍衛的羣衆之外，她的行裝一共有七八百輛之多，阿拉丁眼見奇託爾城的美人與財富同時歸納到他的手裏，當然另有一番狂樂的壯舉。巴德曼妮走進了阿拉丁的營寨，她的態度和平日一樣的幽嫻，阿拉丁一見到這

女神，早已顛倒了心魂，但他爲貫徹永遠佔有巴德曼妮的心願起見，允許了比姆希在這最後的一刹那和他的愛妃作離別的會晤。

在這種落難而險隘的情形之下，巴德曼妮的英才和拉其普特族的毅勇便完全顯露了。在巴德曼妮七八百件行裝裏，突然間躍出了全身武裝的女戰士，那些跟隨着的夫役也同時變成了爲國盡忠的豪俠，他們在阿拉丁面前暴露着拉其普特男兒強悍的骨幹，雙手緊握着利劍，預備犧牲一切來救護他們的太子和王妃，與阿拉丁決鬥。阿拉丁突然遇到這種出乎意外的劇變，的確是他生平所預料不及的第一遭的恨事，巴德曼妮和比姆希居然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得到拉其普特族男女戰士全力的衛護，躍上他們的名馬，平安無事的轉回奇託爾的王宮。

阿拉丁遇到這次痛心的失敗，他的野心從此更活躍了起來，立誓非向拉其普特族用最殘慘的手段報復不可。爲了這次報復的陰謀，他耗費了多年的心血與長時期的籌措，曾親自率領了戰士向奇託爾猛烈的進攻。可是奇託爾英勇的人民對於這卑污的阿